

中国古代史教学 参考论文选

第三册

(隋唐五代辽宋金部分)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

一九八〇年四月

K207

30

(隋唐五代辽宋金部分)

目 录

- 隋文帝评价 胡如雷 (1)
隋末农民起义首先和集中爆发于山东
 地区的原因初探 高 敏 (24)
唐太宗 (节录) 汪 篓 (45)
唐代租庸调法研究 (节录) 邓广铭 (68)
唐代均田制研究 (节录) 胡如雷 (92)
唐均田制为闲手耕弃地说 陈登原 (110)
唐代的田庄 胡 节 (142)
唐代的客户 张泽咸 (152)
唐代两税法研究 王仲莘 (180)
关于唐朝法律的几个问题 王永兴 (211)
唐代初期的屯防军制 赵吕甫 (226)
唐朝的节度使是怎样产生的 胡 节 (243)
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 陈寅恪 (246)
唐宪宗平定方镇之乱的经济条件 韩国磐 (259)
试论唐代后期农民的赋役负担 陈仲安 (275)
五代十国的阶级斗争 卞孝萱 (298)
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蔡美彪 (326)
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 罗继祖 (380)

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 的发展 季子涯 (393)
试论北宋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演变 粘尚友 (410)
再论宋代客户的身分问题 华山 (432)
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 陈乐素 王正平 (438)
唐宋庄园制度质疑 邓广铭 (460)
宋代的圩田 宁可 (489)
两宋的行 戴静华 (503)
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邓广铭 (522)
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 侯外庐 (542)
论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
破坏的原因 张博泉 (566)

隋文帝评价

胡如雷

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起过显著进步作用的杰出皇帝。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史学界过去却很少论述。本文打算在这方面塞漏补缺，专就杨坚这个历史人物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统一集权帝国的重建和巩固

隋文帝在临终遗诏中说：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①

实际上，黄巾起义以后，从董卓之乱开始，就早已是“天下丧乱”、“战争相寻”了，“书轨不同，生人涂炭”岂止“年将三百”，而是足足有四个世纪之久。西晋的短期统一，只不过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已。结束这四百年大混乱、大分裂的政治家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要评价的隋文帝杨坚。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有四次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集权：第一次是由战国纷争到秦统一，第二次是由魏晋南北朝到隋统一，第三次是由五代十国到宋统一，第四次是由宋金对峙

^① 《隋书》2《高祖纪》下。以下所引《隋书·高祖纪》不另注出处。

到元统一。隋文帝就是实现第二次大统一的关键人物，是可以和秦始皇、宋太祖、元世祖相齿列的政治家。隋统一不如秦统一意义重大，但秦始皇的暴君色彩远远超过了隋文帝；宋太祖虽然也不是以暴君的角色登上历史的舞台，但“积贫积弱”的北宋根本不能同繁荣强盛的隋朝同日而语；元朝的大一统超过了隋代，但落后民族带来的因素在隋朝却付诸阙如。正如唐朝人所说，隋统一结束四百年的大混战，“使六合之中，观如晓日；八紘之内，若遇新晴”！^①

分裂混战使生灵涂炭，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实现统一，但统一能否变成现实，并不取决于人民要求的有无，而取决于全国统一的客观条件是否已经成熟。杨坚生逢其时，正处在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的阶段，所以他才可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时代所赋与的使命。

董卓之乱以后的“钱货不行”，^②自然经济的加强，并不是全国走向割据分裂的主要原因。封建社会贩卖“体轻价贵”奢侈品的转运商业，并非建立在地方分工、区域市场的基础之上，它的兴衰不足以决定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中央集权制形成的经济前提是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建立，而这一点往往不是封建性转运贸易所可为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大分裂、大动荡的真正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农民的人身依附有所加强，豪强世族依靠稳定地占有依附农民而获得累世不衰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稳定性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③“以贵承贵，以贱

① 《全唐文》171朱敬则《隋文帝论》。

② 《三国魏志》6《董卓传》。

③ 《晋书》92《王沉传》。

袭贱”。^①北朝功臣“多为本州刺史”，^②有的则凭仗门阀地位“累世本州刺史”。^③世袭刺史、世袭县令是司空见惯的事。^④南朝也有类似的情况，晋安太守陈羽就曾在梁末以郡传于其子宝应。^⑤从冯业以后，冯氏一门在广东一带数世为守牧。^⑥无论南北，在战争时期，很多世族和豪强都在乡里召募宗族、乡党、部曲、义勇，率领私人武装参战，往往借此立功晋升。这些守牧还在各地自辟僚佐，任用私人。这同乡里发生密切联系的豪强、世族是瓦解统一政权的蠹虫，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第二、“永嘉之乱”以后的长期民族大混战，持续了好几百年，复杂的民族矛盾助长了分裂的趋势。

这两个因素，在南北朝后期终于逐步削弱了。门阀、豪强所过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们变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废物，是社会上的多余阶层。在生产力发展、劳动人民不断斗争下，超经济强制有走向缓和的趋势，地主控制部曲、家兵的能力随之有所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反动阶层不但经不起孙恩起义和北镇起义那样的沉重打击，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尔朱荣的河阴之役也能使北方“衣冠歼尽”，^⑦“侯景乱梁”也足以使“江东百谱”的名门望族“覆灭略尽”。^⑧世族、豪强的衰落是统一集权得以实现的重要

① 《魏书》60《韩麒麟附显宗传》。

② 《周书》36《令狐整传》。参阅同书《王杰传》、《刘雄传》、《李穆传》及《李迁哲传》。

③ 《北齐书》43《羊烈传》。

④ 《周书》44《泉企传》、《阳雄传》。

⑤ 《陈书》35《陈宝应传》。

⑥ 《北史》91《谯国夫人冼氏传》。

⑦ 《北齐书》29《李浑传》。

⑧ 《北齐书》45《颜之推传》注。

条件之一。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取得显著效果，使民族隔阂大大消除，大致到北周末年，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已经很淡薄了，所以汉人杨坚能够入柄朝政，建立隋朝。这就克服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另一个障碍。

大变革的时代必然造就出成就巨大历史业绩的杰出人物，这种人物只能在西魏、北周的土壤上培植起来，而不可能出现于北齐和南朝。北魏一度统一过北方，北强南弱的形势已经初步形成，但就全国统一的政治条件而言，尚不成熟。自太和之后，北魏上层集团在封建化过程中日益腐化，“唯事货贿”。^① 北方政权不首先在政治上振作起来，就很难有所作为，无从混一区宇。魏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冲刷了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污浊，然而东西魏分裂使历史走了迂回曲折的道路，全国统一又须从统一北方从头做起。一时形成三方鼎峙的局面，在神州逐鹿中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哪一方能够产生顺应历史潮流，执行进步政策的杰出政治人物。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言，北齐和南朝都不能造就这样的人物。东魏、北齐是崔、卢、李、郑门阀士族盘根错节的地区，而且商人势力猖獗，他们的干政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腐败。齐后主卖官敛财的结果，“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② 段孝言掌选之下，“富商大贾，多被铨擢；纵令进用人士，咸是危险放纵之流”。^③ 齐氏诸王选用的国臣府佐，同样也是“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④ 南朝的状况基本上与北齐相同。朱、张、

① 《北史》17《魏汝阴王天赐传》。

② 《北齐书》8《幼主纪》。

③ 《北齐书》16《段荣附孝言传》。

④ 《北齐书》10《襄城景王清传》。

顾、陆、虞、魏、孔、贺等大族的势力比北方的崔、卢、李、郑有过之而无不及。商业比较繁盛引起了官僚的普遍经商，其后果也是走向政治腐败。如刘宋邓琬父子在江州“使婢仆出市道贩卖”，故“贪吝过甚”，在政治上“卖官鬻爵”。^①萧梁的郢州刺史曹景宗亦“在州鬻贷聚斂”，在他统治下“部曲残横，民颇厌之”。^②在门阀盘据要津、商贾干政、官吏经商的情况下，北齐和梁、陈只能走向衰亡，根本不能产生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关陇地区的门阀世族与山东、江南不能相匹，商人的势力亦极其有限，所以均田制推行的效果远非北齐可比，政治也比齐、梁、陈清明得多，这是宇文泰、宇文邕、苏绰和杨坚等一系列励精图治的杰出人物能在西魏、北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根本原因。

关于隋迁周鼎，历来被认为是“欺孤儿寡妇”，不足称道；至于南灭残陈，旧史也以为北强南弱的不敌之势早已形成，统一全国易如翻掌，隋文帝本人没有什么显著作用。如清人赵翼就认为：“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是“安坐而攘帝位”，“至取陈则隋之基业已固”。^③应当承认，隋统一的条件确实比秦统一时优越得多，因为北周早已东灭北齐，包举剑南；但完全看不到隋文帝的作用，似亦有偏颇之嫌。杨坚入总朝政之初，北周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郑州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总管王谦曾先后举兵，发动叛乱，一时“半天之下，汹汹鼎沸”，如果处理不当，不能平定三方之乱，不但无从统一全国，甚至北魏末年的大分裂可能在北方重演。杨坚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尽行歼灭这些势力。

① 《宋书》84《邓琬传》。

② 《梁书》9《曹景宗传》。

③ 《廿二史劄记》15《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

稳住了局面。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此点，是与其政治才能分不开的。《隋书》卷50《宇文庆传》：

“初上潜龙时，尝从容与庆言及天下事。上谓庆曰：‘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又复诸侯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尉（迟）迥贵戚，早著声望，国家有衅，必为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贫而少惠，终致亡灭。司马消难反覆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成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艰阻，王谦愚蠢，素无筹略；但恐为人所误，不足为虞’。未几，上言皆验”。

可见杨坚在执政之前，对政治形势的估量早已成竹在胸，所以必已未雨绸缪，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故能在事变面前处于主动地位，顺利地取得胜利。此外，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革除周宣帝的“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并且“停洛阳宫作”，“躬履节俭”，收到了“中外悦之”的效果，^①使政局为之一新。没有这些措施，稳住局面也是不可能的。

隋朝统一集权的形勢能否巩固下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效地抑制、打击割据势力和豪强世族。隋文帝继承西魏、北周的政策，在这方面是很有作为的。苏绰为宇文泰拟定的《六条诏书》中对“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的积习深表不满，他认为“门资”是“先世之爵祿，无妨子孙之愚瞽”，因而主张根据“不限资荫，唯在得人”的原则“擢贤

^① 《通鉴》174太建十二年五月。

良”，“可起廝养而为卿相”。^①宇文泰接受了这一建议，坚决反对人君命官“亲则授之，爱则任之”，大力提倡“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授”。^②北周武帝继承这一传统，故“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③隋文帝不但做到“隋承周制，官无清浊”，^④而且正式下令废除了推行三百余年之久的九品中正制，宣布以“志行修谨”和“清平济干”二科举人，为科举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唐人刘秩曾高度评价这一改革，认为可以收“里閭无豪族，并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⑤的效果。可见这一措施既打击了门阀世族，又加强了中央集权，起了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隋文帝为了从经济上釜底抽薪地打击世族、豪强的稳占客户，通过均田制和“输籍法”诱使农民摆脱地主的控制，转化为国家的编户，杜佑在谈到“输籍定样”时说：“隋代之盛，实由于斯”。^⑥这一措施既削弱了割据势力的经济力量，又从财政上保证了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把地方政权由三级制改为二级制，剥夺州县长官自辟僚佐的权力，收归吏部掌握，实际上也是为了削弱“世袭刺史”、“世袭县令”的割据势力，强化中央集权。自东晋以来，南方各朝“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⑦梁武帝时，凡朝士犯法，皆“屈法申之”，而对人民则“皆案之以法”，所以有一位老人遮道而诉：“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⑧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对

① 《周书》23《苏绰传》。

② 《周书》2《文帝纪》下。

③ 《隋书》56《卢恺传》。

④ 《隋书》72《陆彦师传》。

⑤ 《通典》17《选举典·杂论议中》。

⑥ 《通典》7《食货典·丁中》。

⑦ 《通鉴》177开皇十年十一月。

⑧ 《隋书》25《刑法志》。

这一弊政“尽变更之”，结果引起世族、豪强的武装反抗，“陈之故境，大抵皆反”。^①面对着这一反动割据势力的挑衅，文帝当机立断，派大军进剿，很快平定了叛乱。这是统一集权对分裂割据的一次重大胜利。隋朝在平陈之初，下令“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以后又“收天下兵器”，严禁“私造”，只有中央所在地关中和沿边地区“不在其例”。这和秦始皇收兵器如出一辙。这一禁令当然有对付劳动人民的一面，但民间真正能够拥有大量甲仗和私造兵器的，基本上还是豪强地主，“揭竿而起”的农民在平常很少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因此，隋文帝收兵器也具有巩固国家统一的意图和作用。

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抵御突厥的骚扰。隋文帝灭陈之后，一面派大军出击突厥，不断调民修筑长城，一面分化瓦解突厥贵族，终于使东突厥贵族的气焰大为收敛，启民可汗直到仁寿年间“不侵不叛”。^②

实现全国统一、出击突厥、修筑长城，都须人民群众付出一定的代价，但由于成就这些事业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要求，尤其是隋文帝不象秦始皇那样操之过急，程限迫促，所以不致引起阶级矛盾的加剧，甚至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史称：

“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讐、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③

① 《通鉴》177开皇十年十一月。

② 《隋书》84史臣曰。

③ 《隋书》70史臣曰。

不能不说这是隋文帝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

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重视发展生产是西魏、北周以来统治者的一贯传统。苏绰在《六条诏书》中早已提出了“尽地力”的主张，特别强调“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①北周武帝“训兵教战，务谷劝农，”^②是苏绰主张的生动体现。隋文帝即位之初，就接受了度支尚书长孙平“以劝农积谷为务”^③的建议，实行大力发展农业的政策，并在以后行均田、置屯田、赐耕牛、设义仓，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中值得特别提出的两项是：兴修水利和减轻徭赋。

在水利工程方面，开皇二年（582年），开渠引杜阳水灌三趾原，^④“溉舄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⑤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三百里，“关内赖之”，故亦名“富民渠”。^⑥为了准备灭陈，又于七年（587年）开山阳渎，“以通漕运”。十五年（595年），隋文帝又下诏“凿底柱”。更重要的是不少地方官在当地组织劳力，大力兴修灌溉工程，如怀州刺史卢贲利用沁水修成“利民渠”和“温润渠”，“以溉舄卤，民赖其利”。^⑦蒲州刺

① 《周书》23《苏绰传》。

② 《隋书》29《地理志序》。

③ 《隋书》46《长孙平传》。

④ 《北史》11《隋本纪》及《隋书》1《高祖纪》均作开皇二年，惟《隋书》37《李穆附询传》系此事于元年，且作“三趾原”。今从《本纪》。

⑤ 《隋书》46《元晖传》。

⑥ 《隋书》61《郭衍传》有“漕运四百余里”的记载，但《隋书》24《食货志》作“凡三百里”。按地理位置推算，显然不到四百里。今从《食货志》。

⑦ 《隋书》38《卢贲传》。

吏杨尚希曾“引瀵水，立限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①兗州刺史薛胄修成“薛公丰兗渠”，除“通转运，利尽淮海”外，亦借以倾泻积水，使沼泽“尽为良田”。^②寿州的芍陂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有工程，但在隋初因五门堰“芜秽不修”，不能发挥效益，所以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人吏，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③在研究隋文帝时期的水利事业时，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两点：第一、隋文帝时期的水利，以灌溉工程为主，开凿运河处于从属地位。甚至修广通渠，也是部分地感到“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浅，漕运者苦之”，^④可见开此渠有利于“漕运者”。隋炀帝即位以后，水利事业的规模更大了，但灌溉工程绝无仅有，主要是开凿运河，供转漕与巡游之用。这说明文帝重视发展生产，炀帝完全不顾农业。第二、隋文帝统治不过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兴修了这么多灌溉工程，水利事业的进展大大超过了唐初的武德、贞观之际，可见他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抓得很紧的。

在课役轻减方面，隋初也有显著成绩。《隋书》卷41《苏威传》：

“初，威父（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隋初），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按苏威当时为民部尚书，是继其父苏绰的遗志建议隋文帝推

① 《隋书》46《杨尚希传》。

② 《隋书》56《薛胄传》。

③ 《隋书》73《赵轨传》。

④ 《隋书》46《苏孝慈传》。

行“轻徭薄赋”政策的。隋统一后，“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的局面是这一政策得以施行的政治前提。南朝不实行均田制，且课役制度杂乱无章，不易与隋初相比，但可以肯定的是，梁、陈的赋税不仅比开皇年间，而且比北朝时亦远为苛重。北齐、北周与隋代均一床受田一百四十亩，三朝农民负担亦约略相当，^①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理解隋初徭赋之“轻薄”呢？第一、隋初的改革是在北周的基础上进行的，周宣帝曾“发山东诸州，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②与此相较，隋文帝时岁役二十日就显得减轻了一半以上。开皇元年（581年）、六年（586年）、七年（587年）三次修筑长城，都是“二旬而罢”，可见法令正式宣布以前，岁役二十日的原则已在习惯上存在。法令公布以后，这一原则肯定在文帝时未遭破坏。第二、“人年五十免役折庸”亦是隋朝的新规定，有益于五十以上的劳动力从事生产。^③第三、在开皇十三年（593年）营仁寿宫以前，除建大兴城及开广通渠外，大批征调农民长期服役的事比较少，与炀帝时相比，有霄壤之别。此外，平陈之初，隋朝宣布：“陈人普给复十

① 就调而言，周、齐均为绢一匹、绵八两，隋仅为绢二丈、绵三两，尚不及前者的二分之一。但就租言，隋文帝时却比周、齐为重，因齐租二石五斗（包括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周租五斛，隋租三石，而文帝时度量衡有改变，旧三升合新量一升，则新量三石当合旧量九石。北齐从役日数不详。北周“岁一月役”是指兵而言，一般丁役则为“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平均岁役二十日。隋朝军人“每岁为二十日役”，大致一般丁男亦为此数，与北周大致相等。

② 《隋书》24《食货志》。

③ 隋代“不役者收其庸”及唐代前期的输庸代役，即“无事则收其庸”不宜过份强调其进步性，因为统治者不征调服役时才让农民以庸代役，而不是农民自己决定徭役或输庸。五十以上的人一律“免役折庸”就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因为这一部分劳动人民可以保证人人不再服役。

年，军人毕世免徭役”，^①“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②一复十年、毕世免役，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又因“库藏皆满”，下诏河北、山东当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十七年（597年），再次以“中外府库无不盈积”，“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③在历史上，通常是在自然灾害严重袭击的时候统治者才被动地下令蠲免课役，这与隋文帝的主动优复是大异其趣的。隋朝的府帑充裕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无疑是剥削人民的结果，但这和我们这里的论点并不矛盾，因为国库充裕是建立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敲骨汲髓、横征暴敛的基础之上，就剥削率而言，隋比周、齐、梁、陈均有所降低。唐代人形容当时的社会面貌是“仓库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乐”，尽管言过其实，但“仓库实”与阶级矛盾的缓和确实是同时并存的。

隋文帝之所以能够做到“仓库实”而民“安其业”，不能过份强调他的“躬履俭约”，因为他既大修仁寿宫，有奢侈浪费的一面，而且对将率命赏“莫不优隆”，在节流方面并不特别注意。封建社会的财政开支主要是两项：官祿和兵饷。隋文帝改三级制为二级制，大力并省州县，克服了过去“十羊九牧”、“资费日多”^④的弊端，在客观上起了节省官祿的作用；改革府兵制，使军人落籍受田，并在长城以北

① 《北史》11《隋本纪》。

② 《隋书》24《食货志》。

③ 同上。

④ 《隋书》46《杨尚希传》。

“大兴屯田”，^①在恒安镇北“选沃饶地置屯田”，^②在客观上也起了压缩兵饷的作用。这些带有根本性的措施抵销他的浪费和优赏而有余，我们不能过份相信史书上说的

“帝既躬履俭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由是内外率职，府帑充实”。^③

隋文帝统一铜斗铁尺、重铸五铢钱等措施对国内经济交流的作用，一目了然，就不赘于此了。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农业、手工业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上呈现着一派繁盛景象。隋朝建国之初，全国人口只有三百五十九万余户，灭陈时新得五十万户，合计不过四百余万户。隋文帝死后五年，人口总额达到八百九十余户，^④较灭陈时增加一倍有余。我们知道，唐代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户数才突破了八百万大关。^⑤一般艳称“开元盛世”，却往往忽略隋代只经过二十多年社会经济就几乎达到了盛唐的水平。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劳动人民，但隋文帝个人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三、隋文帝的治国之道

秦末农民战争之后，西汉以降，历代统治者基本上就是亦儒亦法，儒法并用，根本不存在纯粹的法家了。不过，由于在

① 《隋书》24《食货志》。

② 《隋书》61《郭衍传》。

③ 《隋书》24《食货志》。

④ 《通典》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系此数字于大业二年（606年），
《隋书》29《地理志》系之于大业五年（609年）。按五年曾进行“貌
阅”，并于同年平定吐谷浑增置了四个郡，故以系于此年为长。

⑤ 《唐会要》84《户口数》。

一般情况下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所以法家的因素就易于隐而不显，明人赵用贤曾说：“三代而后，申、商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①大体说来，在分裂割据、斗争剧烈的时期，法家思想容易在一定程度上由隐而显。汉末三国之际是这样的历史阶段，故当时人认为：“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②但即令在这种时候，也沒有绝对排斥儒家思想的政治家。象曹操就主张：“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③从西魏到隋初，正是一个从“拨乱”走向“治定”的历史阶段，因而出现了一批法家色彩较浓的亦儒亦法的政治家。

魏末农民大起义以后，通行的持国原则是“先法令而后经术”。^④宇文泰是一个“有霸王之略”的人物，企图“挟天子而令诸侯”，^⑤统一北方。他有志于“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有一次问苏绰治国之道，苏绰在“指陈帝王之道”时“兼述申、韩之要”，并从此受到宇文泰的“宠遇”，得以“参典机密”。^⑥宇文泰采纳苏绰的建议，遂能“取威定霸，以弱为强”，^⑦东抗高欢，收取剑南，在天下大乱中站稳了脚根。北周武帝宇文邕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修富民之政，务强兵之术”，^⑧故能“以寡击众，戡定强邻”，^⑨统一北方，为隋文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西魏、北周这

① 《韩非子书序》。

② 《三国魏志》16《杜畿附荀攸传》。

③ 《三国魏志》24《高柔传》。

④ 《周书》45《儒林传》末史臣曰。

⑤ 《周书》35《敬珍传》。

⑥ 《周书》23《苏绰传》。

⑦ 《周书》2《文帝纪》下史臣曰。

⑧ 《周书》6《武帝纪》下史臣曰。

⑨ 《隋书》29《地理志序》。